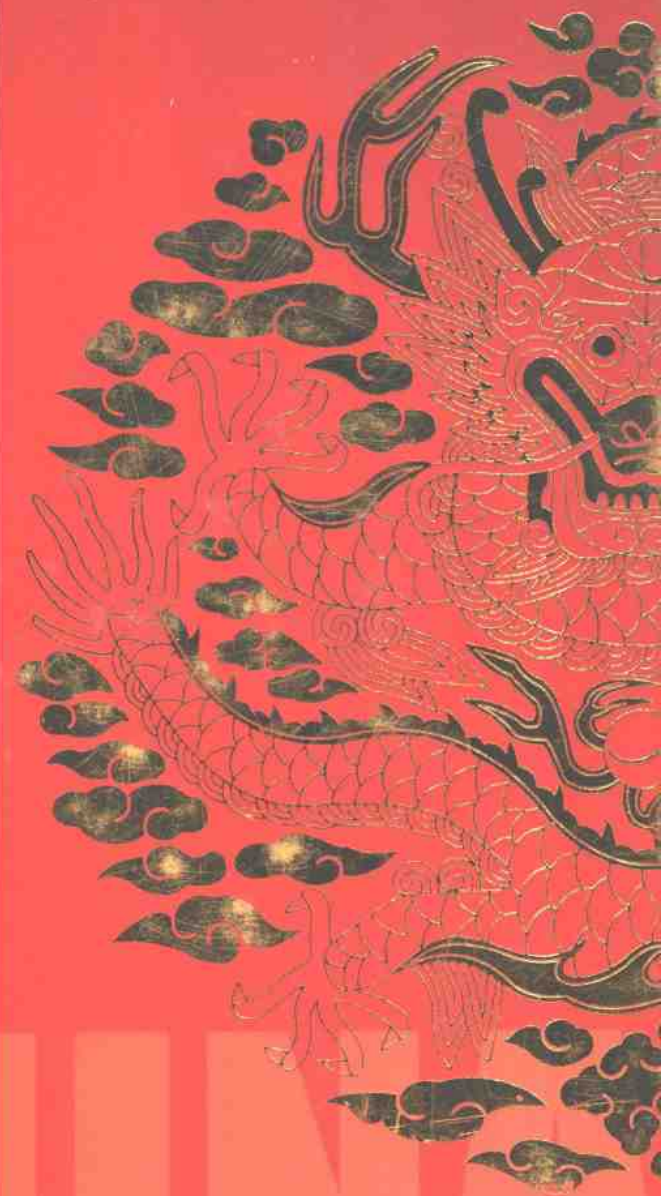


分 · 回 · 言 · 卷 · 皇 · 后 · 帝 · 后 · 帝 · 后

赵匡胤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赵
彝
胤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与出生	(1)
第二章	浪迹天涯	(15)
第三章	渐露峥嵘	(29)
第四章	黄袍加身	(45)
第五章	安定为本	(77)
第六章	大权在握	(93)
第七章	南征北战	(146)
第八章	强国之路	(244)
第九章	吏治及教化	(269)
第十章	秉性与爱好	(372)
第十一章	晚年生活	(388)
第十二章	太祖之死	(415)

0112-3/04



第一章 家世与出生



赵
匡
胤

据旧史书记载，大宋天子赵匡胤在他出生的那一时刻，红光环绕产房，有如太阳的光辉，一种特异的香味扑鼻而来，经月不散，婴儿的身体外闪烁着金光，一连持续了三天。这个神秘的诞生日是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二月十六日。

赵匡胤出生的这个地方叫夹马营，也有史书作“甲马营”，地处洛阳旧城东关，西邻瀍水，南靠洛河。这一带原是周朝王都成周的东郊，成周建成后，殷顽民就被安置在这里。当时，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曾派八师兵力（一师为2500人）驻扎于此，以监视殷顽民。东周以后，由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以后）、隋（炀帝）、唐（武后）、后梁、后唐等朝代先后在洛阳建都，这一带也发生了沧桑巨变，到赵匡胤诞生时，这里已属后唐的大内了。

后唐王朝是唐河东节度使、晋王沙陀族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沙陀族王朝。李存勖于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四月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灭梁后迁都洛阳，以洛阳为洛宋，后又改称东都，与鄆都魏州、西都长安、北都太原并称四大都城。

“九朝名都”洛阳曾有过昔日辉煌，其峰巅是女皇帝武则天以此地为神都时期。当时的洛阳繁荣兴旺，气派非凡。女皇





帝主持朝政，上阳宫极尽豪华，壮丽无比，高达 294 尺、方 300 尺的“万家神宫”以珠玉美画装饰，上有铁鸞耸入云霄，金龙隐入雾中，内置铜铸九鼎，用铜 560710 斤。端门之外耸立着用铜铁铸成的天枢，高 105 尺，武则天亲题“大同万国颂德天枢”。与这些宏伟建筑和特殊设置相伴随的是城区和商市的整齐规划。其西北角为皇城区，皇城区的东面和南面是坊里和市场，台称“三市”的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店铺林立，货物山积，行人拥挤，有不少外国商人在此居住和经商。当时的洛阳还作为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联结起一条对外贸易的纽带。

然而，到了赵匡胤出生时，洛阳城却早已不见了当年的盛景。唐安史之乱后，洛阳城“宫室焚烧，十不存一”，其周围地区也荒凉得很，几至“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朱温建梁后，曾下令修葺，至后唐，洛阳又成为都城，才渐渐复兴起来，比起先时却是大褪颜色。

后唐的皇宫，无论规模和建筑也远不及唐朝。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体有异香的婴儿还是非同一般，诞生于大内的生命岂会是寻常人家的凡夫俗子？

赵匡胤出生地之所以在大内夹马营完全是因为他父亲赵弘殷的身份使然。赵弘殷此时正担任飞捷军指挥使，“飞捷”是禁军番号。作为主要军事力量的后唐禁军有羽林、龙武、神武等多支禁军，也有多种番号，“飞捷”是其中之一。赵弘殷担任的指挥使属指挥使一级中级军官，其上面还有军司、厢、军，长官为都指挥使，其下有都、队等编制，都的头目叫领兵官，队的头目叫队长。指挥使掌管的兵士约四五百人，但因其来源不同，承担的军事任务不同，地位、待遇也有差异。

赵家居住在大内夹马营显然与其侍卫亲军的身份有关。

史书上说，赵弘殷“少骁勇，善骑射”，曾为赵王王镕的部下，率 500 骑兵援助晋王李存勖，得到李存勖的赏识。李存



助即是唐开国之君庄宗。庄宗爱其勇，让他掌管禁军，李存勖在他称的这年十月亲率大军与梁军进行了最后的决战，一举灭梁，于二月间迁都洛阳。唐庄宗又在他称帝的第三年（925年）十一月，灭掉了前蜀。庄宗死于五个月后的一个月后的一次内乱，他是中流矢而死的。其子李嗣源拾庄宗尸骨于灰烬中而殡之，柩前即位，改元天成，是为明宗。

赵匡胤即出生在李嗣源继位的第二年，此时的赵弘殷仍担任指挥使之职，没有什么升迁。他只是凭着往日的战功和先王的厚爱侍卫在皇宫之中，除此之外便是因为他显赫的家世。赵弘殷祖籍河北涿州，赵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赵弘殷的曾祖叫赵眺，在唐朝历任永清、文安、幽都县令；祖父叫赵珽，曾任唐朝藩镇从使，累官至御史中丞；父亲叫赵敬，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

现在，我们再说说赵匡胤的母亲吧。其母杜氏是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有记载说，赵弘殷曾在一个大雪纷纷的日子途经杜家庄，因避风雪暂住于庄主杜爽家中，杜爽见其一表人才，精悍强干，遂将四女儿嫁给他。杜氏在赵弘殷掌管禁军后随夫定居在阳夹马营，梦日人怀而生赵匡胤。杜氏“治家严毅，有礼法”，《宋史·后妃传》称她为“内助之贤，母仪之正，盖有以开宋世之基业者焉。”

好了，我们还是停止对赵匡胤家业的追溯，回到洛阳夹马营那间香气四溢的居室吧。此时，这个通体金色的婴儿正在父母和家人爱抚的目光中度过他生命的最初时光。喜得贵子的赵弘殷夫妇也在冥思苦想地给孩子起名字。他们一时不知怎样为名门赵家的新一代命名，只是再三忖度之后，先给婴儿起了个乳名：香孩儿。

旧史家们根据自己的记载对这一命名进行了解释：婴儿体有异香，是个名符其实的“香孩儿”，此外，据说此儿出生时正值明宗皇帝李嗣源在宫中焚香祭祀。“真龙天子”祭祀神灵





的香烟袅袅飘来，与夹马营这个婴儿的体香浑然交合，名门又沾富贵之气，骄子喜沐皇家春风，真是一幅绝妙的图景！

此说大可认定为旧史家的杜撰。生硬的勾连、蹩脚的敷衍，无非是在说明：赵匡胤自出生时便有王气在身，真龙附体，其日后衣龙袞、坐龙椅、睡龙床、住龙邸是情理之中事。

不过，明宗皇帝在宫中焚香却实有其事。这位沙陀族帝王自幼从军，13岁就随祖父征战，后来，又跟随其养子李克用征战30年，跟随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征战20年，大半生都在军中度过，无缘读书，以至于在60岁继位时还目不识丁。他不懂什么古事、礼仪，但他关心民间疾苦，喜欢听儒生讲治国之道，因此在大臣安重海、任环、冯道等人的辅佐下采取了一些利民措施，使兵革稍息；农业好转，政局渐稳。这位宽厚寡言的皇帝还很相信神灵，经常在一位人称“花见羞”的美丽妃子陪伴下焚香祈祷，而且口中还念念有词：“其蕃人也，遇乱世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然而，他并未料到，他的为民夜祷真的应验了，上天真的降生了一位非凡的人物，若干年后，这位非凡人物竟然直步龙廷，君临天下。

二

在小朝廷更迭频繁、割据政权犬牙交错的五代，后唐明宗李嗣源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后唐王朝存在13年，他执政七年多，他身后的两个皇帝闵帝李从厚在位四个月，末帝李从珂在位二年半，都短命得很。后唐王朝社会相对定安，政治、经济制度继后梁之后进一步得到完备，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明宗的治理。《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评论说：“及应运以君临，能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近代已来，亦可宗也。”此论似较切当。



但是，李嗣源称不上大有建树的贤君明主。他没有把已经出现的统一趋势发展开去，而宦官制度的恢复则给朝政清明带来难以消除的危害。此外，行伍出身的李嗣源心胸也不够开阔，他猜疑心太重，以至于妄杀了任圜、安重诲两位宰相，造成了群臣离心、奸佞得势，他本人也因宫廷政变受惊而死。

赵弘殷的官职没有得到提升很可能与明宗的疑忌心重有关。因为赵弘殷是经庄宗的器重提拔进入禁军担任将校的，篡夺王位的李嗣源自然会因他是庄宗的人而嫌弃不用。从有关史籍来看，赵弘殷在明宗时期的情况未着一字，足见其业绩平平，或者说他在朝廷中根本没有什么位置。

赵弘殷的官运不佳使赫赫有名的涿郡赵氏大有衰落之势。赵匡胤在此时出世可谓生不逢时，他没有在其生命之始便得到这个世宦之家为他安排好的美好前程。

但是，赵匡胤的降生无疑也给赵家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因为在赵匡胤之前，杜氏还生过一男一女，都夭折了，必然会对此子倍加爱护。特别是这个“香孩儿”非同凡胎，富贵吉祥之兆已现，正在失意的赵弘殷怎不为之惊喜且将振兴赵家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贵子”身上？

有一则记载说，赵弘殷出生时也有吉兆出现。那时，黄河翻滚，激浪从河底掀起了一块大匾似的古铜牌，上有刻字云：“有一真人在冀州，闭口张弓左右边，子子孙孙万万年。”意即有一“弘”字派的河北人士将是真人转世，真人的子孙将得天下，成为真命天子。据说，当时普天下大家子“皆连‘弘’字，期以应之”，赵弘殷的父亲赵敬也期求应证牌词，迫不及待地给他的儿子起了个“弘殷”的名字。

人们总是寄希望于他们的下一代，这或许是人类得以繁衍，社会得以发展的动力之一。赵敬对赵弘殷寄予了厚望，赵弘殷又将殷切的企盼投注于他的儿子身上，世代为官的赵家虔诚地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急切地等待着未来的辉煌。



或许是与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情有关，赵弘殷给“香孩儿”取名匡胤。匡即匡扶、保佑之意，胤是胤嗣、后代。赵弘殷以至诚之心祈祷上天：保佑儿子长大成人，接续赵家的香火，应证那诱人的牌词，应验那大富大贵的吉兆。

赵匡胤就是在这种弥漫着期盼和厚望的氛围中进入了少年时代。毫无疑问，他得到了这个家庭所能做到的最好的抚育和呵护。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是群星拱卫的赵家的月亮。为了使小匡胤得到良好的教养，赵弘殷让儿子拜师于一位叫辛文悦的儒师，让他尽早地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夹马营前还有间私塾，老师姓陈，赵弘殷又把儿子送了去，成为这间私塾的生徒。

赵匡胤 11 岁时（937 年），杜氏又生一子，取名匡义。十分有趣的是，这又是一个“香孩儿”。《宋史·太宗本纪》称，赵匡义出生的那个夜晚，“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宋人轶事汇编》还杜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日，溃兵逃至夹马营，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其时，赵弘殷外出，只有杜氏带着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二人在家。为避兵祸，杜氏用箩筐担着兄弟二人逃出夹马营，路上遇到隐士陈抟，他一眼看见坐于箩筐中的赵家两兄弟，仰天长道：“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意即杜氏一担挑着一个天子。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一母生二帝虽属罕见，但以史记载，只能姑妄听之，因为此等离奇的故事很难找到事实上的依据，那位奇人陈抟也不大会有如此高远的预见。

赵匡义小时候很喜欢读书，这一点不像他的哥哥。或许是因为这个将校之家的影响，赵匡胤从小便喜欢习武，对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兴趣。他不大习惯整日静坐在学堂之内，屏息倾听塾师枯燥无味地讲授，他所热衷的是舞枪弄棒，纵马驰骋，他觉得外面的世界要比这沉闷的学堂丰富得多、有趣得多。他读书时经常心不在焉，面对塾师的提问时或不知所言，加之他嫉



恶如仇，不容错过，陈学究对他管教很严，乃至声严色厉地训斥。正因如此，赵匡胤不仅不喜欢这间私塾，也不喜欢他的老师。陈学究也拿他没办法，常常两手一摊，叹道：孺子不可教也！赵家搬家到汴（梁今河南开封）后，陈学究曾被杜夫人召至门下做门客，赵匡胤也不大理他。赵匡胤当了皇帝时，陈学究仍在陈州村舍开馆聚徒教师为业。其时，弟弟赵匡义判南衙，召陈学究前来计事，赵匡胤很生气，送他一些白金，把他打发走了。愚腐的陈学究路上遇到强盗，所带白金全被抢光。此后陈学究又在陈州重操旧业，也极不景气，生徒很少。开馆于官家驿舍，也颇窘迫，一天傍晚，他都自饮着闷酒，醉倒后再也没有起来。当然，这是后话。

自不待言，赵匡胤在陈学究执教的私塾里学业没有什么长进。听腻烦于那个毫无生气的环境和同样是毫无生气的老师，听讲读书无异于活受罪。但是，一同学堂放学，生性好动的赵匡胤却像换了个人。他颇具号召力地把一起就读的孩子们组织起来，排成一队，喊着口令整齐前行，俨然像一支出征的队伍。赵匡胤则排在队伍后面，自封为督队官，十分威武。这支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穿过洛阳的街巷，引来众多行人驻足观看，啧啧有声。每到这个时候，赵匡胤便感到莫大的荣耀，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此时，那沉闷的读书声也似乎离他远去，他不再记起那呆板的说教，那冷冰冰的面孔，那令人生厌的教训，只是忘情地陶醉于督队行进之中。他自豪于能够成为小伙伴的统领，更向往长大之后统领起一支真正的队伍，杀敌立功，成就事业。

赵匡胤幼年时很喜欢游戏，对斗草之戏情所独钟。每逢春夏草长之时，赵匡胤时常和小孩伙伴们到草地上去拔取许多草来，然后每人手持数茎，勒在一起比输赢。赵匡胤很会选取那些韧性强、抗拉拽的草，比赛时也很会用力气，因此常为赢家，小伙伴们很佩服他。



赵匡胤对斗蟋蟀也有极大的兴趣。那时候，洛阳城斗蟋蟀很盛行，每天早晨，街巷中随处可见斗场，围观者更多。街上卖蟋蟀的也很多，卖者多为乡民，斗赢的三两个，便能卖上一两贯钱。若生得大，又会斗，更能卖大价钱。赵匡胤和小伙伴们的蟋蟀多是自己捉来的。赵匡胤能够很准确地找到蟋蟀的藏身之处，然后悄悄地走近，敏捷地用手一捂，蟋蟀便在他手中了。每捉到一只，他总要与小伙伴摆开斗场，一边用草棍逗弄陶罐中的蟋蟀，一边观看两蟋蟀相斗。兴趣正浓时，他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为自己的蟋蟀助威，一旦斗赢，则如同打了胜仗一样欢呼雀跃。

赵匡胤喜欢斗草、斗蟋蟀，与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不无关系。他生性不喜欢平淡，却醉心于争斗，他把游戏中的每一次输赢都看得很重，以至于常常因此和小伙伴争得不亦乐乎。小伙伴们很惧怕他们的“督队官”，每见匡胤发怒，便不得不让他几分。那时候，幼小的赵匡胤尽管还不谙世事的冷峻艰辛，但他依稀觉得，人生似乎是个大斗场，每个人注定得在这斗场中拼斗一回，斗胜者便赢得富贵，高居人上，斗败者则只好苦守着卑微和贫寒，他决不愿做这种令人沮丧的斗败者。

在距赵匡胤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与真马大小相近的石马，半身埋在地下，半身露出地面。听老人们说，这石马已埋在这里好几百年了，是古时一位大将军宅邸前的石雕。这大将军勇武强悍，战功卓著，曾称雄于当时。大将军的坐骑是天下少有的良骥，战阵之中一往无前，迅捷灵活，效命主人，大将军多得其助。大将军也十分喜爱自己的战马，视它为最忠实的伙伴。但是，在一次战事中，此马却中了从暗中射来的毒箭，等到它驮载着将军冲出重围后，箭毒发作，死去了。将军悲痛万分，如丧爱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无尽的思念，他请人仿照那马的样子雕刻了这尊石马，立于门前，朝夕相伴，四时供奉。

这个英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赵匡胤幼小的心灵，对那位不



知名的大将军和那匹似通人性的战马怀有深深的敬慕之情。每至这石马前，悲壮的一幕如在眼前。他还不只一次地骑在这石马上，遥想战马当年，耳畔似有杀声响起。此时，他内心中便平添了几分英武，几分豪迈，他也痴迷地憧憬着，将来有一天他也要跨上一匹这样的战马，冲杀于刀光剑影的沙场，建立绝不逊色于那位大将军的英雄业绩！

三

赵
匡
胤

少年赵匡胤看上去根本不像个儒雅文弱的学子。他长得很像他的父亲，身体强壮，个子很高，力气很大，天生一个耍刀弄枪的胚子。《宋史·太祖本纪》这样描述道：“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

赵匡胤也从他父亲身上继承了骁勇且善骑射的天赋，对骑马射箭有特殊的悟性和能力。他上马的姿态敏捷轻盈，一旦挽辔在手，便如鱼得水，驾驭自如，无论什么样的马都会变得十分驯服，任凭赵匡胤驱使。赵匡胤喜欢在开阔的旷野上练习骑马，每至此时，他总要紧挥马鞭，催促坐骑以最快的速度狂奔，直到那马累得浑身是汗，才肯尽兴罢手。他非常惬意于这种漫无边际的狂奔，觉得只有这样骑马才够刺激、够味道，才会产生战场上那种力排千军、万夫不挡的亢奋，才会倍增英武男儿的豪气。他一向鄙薄懦弱而推崇勇武，漠视艰辛而信重刚毅，认为男儿生世间理应在沙场上体现生命的价值，在血肉厮杀中展示青春的意义。他特别崇拜西楚霸王项羽，誓学万人敌的宏大志向，对其身经七十余战、所向披靡的盖世才华，怀有深深的敬意。他只是觉得项羽太缺少谋略，也太轻信、太狭隘。因此，他这样设计自己的未来：兼有项羽的勇武和刘邦的智谋，以勇制敌，以智驭众，做一名智勇双全、顶天立地的兵家名将。

九



赵匡胤对习武的偏爱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将校之家的影响，一方面与时代风气有关。五代是个军阀混战、割据林立、内讧频繁、战事不息的年代，五代十国的历史就是在“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的军阀混战中开始的。这个时代的政治特点之一便是“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胜者王侯败者贼，谁拥有武力，谁就能够据地而王或南面称帝。这一社会现实造成了崇尚武力的风气，武力决定一切的思想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一些官宦子弟则将习武作为立身之本，其间更不乏野心勃勃之辈，试图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混战中杀出一条光明的前程。

赵匡胤幼年，只经历了五六年的太平岁月。在他7岁的时候，公元933年，唐明宗死了，宋王李从厚即位，是为闵帝。李从厚刚当了三个月的皇帝，潞王李从珂就起兵凤翔，扬言将率兵入朝，以清君侧。李从厚派兵征讨，诸道兵马却投降了潞王。次年三月，潞王举兵东下，沿途诸军闻风溃降，闵帝逃奔卫州。接着，李从珂兵进洛阳，夺了帝位，将闵帝杀死在卫州。两年半以后，契丹大败唐兵于晋阳城外，契丹主耶律德光册立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后唐灭亡，后晋继立。这时候，赵匡胤才十岁。

连年的兵戈扰攘，频繁的王朝更迭，动荡不安的社会，对赵匡胤来说无异于一种再教育，它远比学塾中的教育要深刻得多、有力得多，他神不守舍于这种活受罪般的读书生活亦在必然之中。他只是对他的业师、饱学宿儒辛文悦怀有一种敬意，认为他学识渊博，待人和蔼，那个古板严厉的陈学究根本无法与他相比。但是，仅仅如此而已，赵匡胤决不想紧步辛老先生的后尘，终生苦守书斋，令他心驰神往的是外面的世界。

武人出身的赵弘殷对儿子的学业也渐渐失去了信心。政局的动乱使赵弘殷很难从书本上看到儿子的出路，因为连他自己也对这条读书求仕之途感到渺茫。同样是崇尚武力的他于是不





得不重新安排儿子的前程。他惊讶地发现，小匡胤有着良好的习武特质，具备成长为一代将才的难以估量的潜能。特别是，小匡胤颇醉心于此，一听说学习武艺便欢呼雀跃。经过反复忖度，赵弘殷终于同意小匡胤离开学堂，习武学兵。赵弘殷认定，“此儿可教也”，遂即自己当起了小匡胤的老师，将半生练就的武艺无私地传授给他。当赵弘殷看到儿子练武刻苦、技艺锐进的时候不禁喜在心头，在他的眼前仿佛闪出一片阳光灿烂的天空。

赵匡胤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不仅对习武投注了极大的热情，而且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没过多久，他已经渐通骑射，技艺高居一般人之上。

最令人叹服的是赵匡胤的马上功夫。他骑马时往往不配马鞍和笼头，连他的父亲也自叹弗如。曾有一匹尚未驯化的烈马，一般人很难接近它。赵匡胤闻听，决计去试一试。他把这个想法讲给了父亲，赵弘殷先是摇头不允，后来，经不住儿子的百般缠磨，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小匡胤镇定自若地走近了那匹烈马。他先是用征服者的目光将那马审视了一回，然后乘其不备，飞身而上，稳稳地骑在马背上。这时，烈马被激怒了，“嗷嗷”地吼叫着，四蹄猛烈地腾踏，试图将小匡胤甩下来。小匡胤却用两腿紧紧夹住马腹，任凭烈马怎样折腾，岿然不动。烈马又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奔跑，赵匡胤照样镇定自若。不甘役使的烈马又奔向城门外，赵匡胤因来不及防备，一头撞在城楼门楣上，被烈马甩出几丈之外。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赵弘殷更是惊骇万分，以为儿子了头被撞碎，定死无疑。正在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赵匡胤从容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更追马腾上，一无所伤”。

《宋史》的这段记述可谓惊心动魄，足见其骑术不凡，性情坚毅。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赵匡胤从小便不惧艰险，不甘服输，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和百折不挠的奋争精神，只要是他认定





的目标，一定要勇猛向前，努力实现。

赵匡胤不仅有一身好骑术，而且力气很大。赵匡胤有一位好朋友，叫韩令坤，也是将门之子，他父亲韩伦少年便以勇武著称，隶成德军兵籍，累迁徐州下邳镇将兼守御指挥使。韩令坤有才略，识治道，在以后的岁月里和赵匡胤一起奉事在周太祖和周世宗帐下，赵匡胤当皇帝后，韩令坤统领太平军，加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平章事。他和赵匡胤少年时的友好交往中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二人在一间低矮的土屋中玩博戏，正当兴趣甚浓、不相上下之时，忽听屋外传来一阵鸟叫，抬头望去，见是一群麻雀在那里逗闹。两人甚觉好奇，竞相奔向屋外，提取麻雀，因屋门窄小，二人用力过猛，轰然一声，门墙倒塌，土屋崩坏。

赵匡胤不乐学业，迷恋习武，使业师辛文悦深感遗憾。他曾对赵匡胤万般诱导，并以历代文人大儒的辉煌成就和苦学精神激励他，希望他重返学堂，专心致志于经书。但是，赵匡胤都不予理会，他的心思早已不在经书上了。

赵匡胤的母亲杜氏有着和辛文悦一样的心情。她虽然是大家闺秀，但从小受到良好的教养，颇知礼法，严于治家。从传统的观念出发，希望儿子学以致用，不愿儿子舞枪弄棒。多年的兵荒马乱把她吓怕了，她担心儿子一旦介入兵事，置身战阵之中，会有不测发生，所以，她苦口婆心地劝儿子不要再去习武，安下心来读书。赵匡胤非常孝敬他的母亲，但垂手静听完母亲的教导之后，却是很有主见地说道：“母亲之言，自有道理，但儿却以为，儒学虽然高深，亦可使人成器，但在今世却不合时宜。”

杜氏愕然问：“儿所言不合时宜指的是什么？”

赵匡胤道：“当今之世，兵革不息，烽火遍地，怎能不问世事，躲在房中读书？儿听说，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正是用武之时。”





杜氏道：“从武多风险，沙场之上吉凶难卜，儿若置身行伍，怎不让为娘担忧？”

赵匡胤道：“从武之路当然不平坦，但事在人为，至关重要的在于自身的才干。儿愿娴习武事，留待后用，从武同样可以光耀门楣。”

杜氏见赵匡胤志向已定，只好不再劝阻，任凭他去。

赵匡胤又一如既往地出现在练武场上。他潜心钻研武艺，风雨无阻地练习，时常是大汗淋漓。经过了一个个寒暑，技艺大进。赵弘殷不禁暗自欢喜，由衷地希望儿子继承他的事业，比他更强。

再说石敬瑭被耶律德光册立晋帝以后，对契丹毕恭毕敬，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每年输帛 30 万匹。石敬瑭还向耶律德光献媚说：“若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石敬瑭对契丹的奴颜卑膝为世人所不齿，但因他拥兵在手，又有契丹作靠山，也奈何不得。石敬瑭建晋后，很快举兵南下，直指洛阳。后唐的兵力远不是石敬瑭的对手，不战而降。后唐废帝李从珂见大势已去，携传国宝登宣武楼自焚而死，洛阳城落入石敬瑭手中。

洛阳城在一日之间更换新主使少年赵匡胤受到极大的震撼，也又一次看到了强权和武力的神威，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后晋天福三年（938 年）七月，石敬瑭向契丹上表称臣，契丹主令其称“儿皇帝”，厚颜无耻的石敬瑭竟然接受了这一屈辱的称谓。这年十月，后晋迁都汴州，以汴州为开封府，称东京，以东都洛阳为西，以西都长安为晋昌军节度。随着后晋迁都，赵匡胤全家也迁至开封龙巷。

在告别洛阳的时候，赵匡胤很是恋恋不舍。他舍不得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舍不得和他一起读书习武的伙伴。洛阳的山川名胜、风土人情留给他的记忆太深了，他甚至觉得这



是他生命中极可宝贵的滋养。那天，他还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去看了那尊石马，脑海中又浮现出那威武雄壮的英雄故事。他依恋地抚摸着那尊石马，喃喃地说：“日后若得了天下，一定要建都于此，让洛阳成为天下人向往的都城！”